

读客·公务员读史丛书 015

读历史，更懂政治，修身治国平天下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# 卑鄙的圣人 曹操

一件件讲透，曹操收拾三国群雄的卑鄙、奸诈、狠毒计谋；  
一页页浸透，曹操体恤天下众生的柔情、仁义、圣人情怀。

第3部

起兵征讨董卓  
雄心暗起



# 卑鄙的圣人

## 曹操

第3部

曹操去世1791年来，曹操本人最服气的曹操全传

王晓磊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第3部 / 王晓磊著. -- 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1.7

ISBN 978-7-5399-4592-7

I. ①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- 三国时代 - 通俗读物 IV. ① K236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20596 号

---

书 名 卑鄙的圣人：曹操.第3部  
著 者 王晓磊  
责任编辑 江山华 丁小卉  
特约编辑 吴怀尧  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 
策 划 读客图书  
版 权 读客图书  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  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  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  
印 张 18.75  
字 数 285 千  
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592-7  
定 价 29.90 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，请致电 021-33608311（免费更换，邮寄到付）  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 目录

- 第一章 董卓进京独霸大权 /1
- 第二章 曹操仓皇逃离洛阳 /30
- 第三章 九死一生的亡命之路 /49
- 第四章 招兵买马征讨董卓 /74
- 第五章 荥阳之战,曹操人生第一场败仗! /89
- 第六章 与讨董盟友撕破脸 /105
- 第七章 走投无路,依附袁绍 /120
- 第八章 以退为进,边忍边等 /137
- 第九章 赢得袁绍信任,有了立足之地 /156
- 第十章 吕布杀董卓 /173
- 第十一章 入主兖州,独霸一方 /191
- 第十二章 曹操腰杆硬了,追着袁术打 /209
- 第十三章 血洗徐州,报杀父之仇 /226
- 第十四章 部下兵变,差点流落街头 /244
- 第十五章 蝗虫帮曹操打跑吕布 /261
- 第十六章 夺回兖州,  
制定一生中最重要的战略 /278

## 第一章 董卓进京独霸大权



### 京师动乱

中平六年（公元189年）汉灵帝刘宏驾崩，十七岁的大皇子刘辩继位，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。

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宦官干政的问题，何进在袁绍的协助下调集四方兵马进京，假造声势，借此向十常侍发难。结果张让等宦官抢先发动政变，杀死何进并劫持皇帝与太后，致使宫廷大乱。

曹操、袁术、袁绍等人兴兵攻入宫殿，经过一场屠杀，外戚与宦官两大势力两败俱伤双双覆灭。

可就在群臣找回皇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，兴高采烈地从邙山回京的时候，董卓率领西凉兵突然赶到，以护驾为名率军进入洛阳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谁也不曾料到，赳赳武夫竟成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赢家。

当天曹操与众人一道将皇帝护送回宫后，回家蒙头大睡，直至日上三竿，这才从卧榻上晃晃悠悠爬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不断拍自己的脑门，反复告诫自己：“那不过是一场噩梦罢了。”

他像平日一样散漫地梳洗更衣，像平日一样仰头吃光小妾环儿端来的汤饼，像平日一样亲自为大宛马紧好鞍辔……但迈出府门的那一刻，他不得不承认，任何自我安慰的想法都只是自欺欺人。

大汉的都城洛阳已经天翻地覆：凉州军和并州军的旗号公然插在城头，显然已经瓜分了京城的防务，他们的牛皮帐竟肆无忌惮地搭设到了平阳大街上，阻塞了御道。更令人气愤的是，那些被何进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兵将也趁机进了城，这帮自各地市井从戎来的粗野汉子毫无头脑，公然和西州军兵在一处喝酒吃肉吆五喝六。羌人、匈奴人、屠格人、湟中义从还有草莽之徒，把洛阳城搞得篝火连连乌烟瘴气，仿佛是一群强盗闯进了富庶人家的宅院。

就在昨天，护送刘辩回宫之后，曹操、冯芳等西园校尉在平阳门外擂鼓聚拢部下。经过一夜的混乱，兵士有的在九龙门外战死、有的在闯宫时被误杀、有的被凉州军践踏、有的在邙山走散，更有甚者预感天下大乱，顺手牵羊带着军营的粮食、器械回乡自顾营生去了。剩下的士卒稀稀拉拉，个个垂头丧气宛如斗败的鸡，还有不少在反抗中受了伤，各营人数都损失过半，至于战马更被并凉二州的兵掠去大半。花了一个多时辰，诸营才勉强恢复建制，但屯兵的都亭驿又被丁原的并州部占据了。那些屠格人和匈奴人鸠占鹊巢，抢了西园军的营帐和粮草，反把官军逼得如丧家之犬。

曹操等将领真有心与这帮野人干一仗，但看看人家强悍的战马、明亮的弯刀，再瞅瞅自己手下这帮疲乏的士卒，心知动手就等于是送死。

西园诸校尉轮番找到丁原交涉，他却趾高气扬道：“我的兵都是在北州出生入死的汉子，今远道而来辛苦勤王，朝廷自当有所酬劳。现未有分毫犒赏，不过是分了你们一些军械粮草，你等何至于如此啰嗦？岂不寒士卒之心、伤同僚之义？”

诸人懊恼，又抬出朝廷章法计较再三，丁原不理不睬，仅答应归还西园军一半的帐篷、粮草，却不让出都亭驿，叫大家另寻他处安营。诸校尉辛劳了一天一夜，兵丁还坐在野地里等着命令，大家再无精力与丁原争辩，只得委曲求全勉强答应，各自草草扎营让军兵休整，期望着来日事情会有转机，幻想这帮人能尽早离开河南之地……

然而转机没有来，事情却越来越糟糕。仅一日之隔，又有大量凉州军涌进了都城，个个身披铠甲坐骑战马，到处骚扰百姓，连洛阳的市集都被他们抢夺一空。如今内有董卓的凉州军、外有丁原的并州军，何进的亲信部队又成了无人管辖的匪类，任由吴匡、张璋带着到处惹事滋

乱，洛阳内外的治安已经完全失控。

曹操牵着马似梦游一般在大街上徜徉，呆呆看着来往的甲士和胡人，好半天才想起自己已无处可去：何进死了，西园军失去了统帅，而且都亭大帐都别人占了。他与冯芳、淳于琼、赵融、夏牟这五个剩下的校尉已经是一盘散沙了。但他紧接着又立刻意识到，只要兵权在手就有挽回的希望，五指拳头攥在一起，再加上袁绍的司隶兵、袁术的虎贲士，以及残破的北军，依然可以力挽狂澜。

目标一明确，曹操不再犹豫，连忙上马准备出城联络各处散乱的兵士。走出不远，却见前面街上一片大乱，不少身披铁甲的凉州兵正围在一处喧闹。

曹操料是这帮匹夫又行劫掠之事，赶忙催马上前，目光越过诸人头顶，见人丛中正有两个汉族将官与五个并州武士拳脚相加打得不可开交，那些瞧热闹的凉州兵两不相帮，揣着手有说有笑地看他们玩命。

曹操一眼便认出那两个汉将正是鲍信、鲍韬兄弟，眼见他们以二敌五就要吃亏，赶忙喝令住手。但人声鼎沸之际，他又被凉州兵远远挡在外面，鲍信他们哪里听得到？

“速速让开，叫我过去！我是典军校尉！快叫他们住手！”

那些凉州兵除了董卓谁的账都不买，连皇帝都不放在心上，岂会把一个校尉放在眼里，只是白了他一眼，继续推推搡搡叫嚷起哄，根本无人响应。曹操不由恼火起来，灵机一动，将青釭剑抽了出来，喝道：

“他妈的！都给我散开！本官乃大汉典军校尉，董卓那厮见了我还要客气三分。你们哪个不让开，休怪我剑下无情，先斩了你们的狗头，再找董卓理论，叫他灭你们的满门！”

其实这几句不过是故意吓人的大话，以他一介自身难保的校尉，绝无资格和胆量在董卓面前耀武扬威。但这帮凉州兵并不清楚曹操的斤两，眼见这人武职服色，坐骑高大雄壮，手拿着锋利的宝家伙，听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们的活祖宗董卓都惧他三分，还真以为这个典军校尉手眼通天，不由自主地就让开了道路。

鲍家兄弟与那五个并州兵可不管那么多，几个人扭打在一处，皆已鼻青脸肿，恍惚间围观的人渐渐散开，便更觉有了用武之地，一个个不约而同将刀剑都拔了出来。

“全都给我住手！”

几个人一愣，这才发觉曹操挤到了近前。

“你们是并州哪一部的人马？”

一个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兵丁瞪了瞪他，有恃无恐地嚷道：“老子是并州从事张辽张大人的斥候（侦察兵）兵长，今天要杀了这两个鸟人！”鲍信欲要还嘴对骂，曹操却抬手打断，对那兵冷笑道：“哦？大老远地就听见你吵吵，我还以为是多么大的官呐，原来只是个不入流的小吏啊！”

“什么不入流不入流？老子现在奉令把守东门，一千进出的将官必须自报家门，如不然我就格杀勿论！这两个鸟人不晓事，公然闯门而入，对老子不理不睬，他们就该杀！”

曹操在马上俯低身子，讪笑着又问道：“我没听清楚，对你不理不睬，就该怎样？你再说一遍。”

“该杀……”

“扑哧！”那斥候长一语未落，曹操已将青釭剑狠狠刺入他的胸膛，锋利的剑芒自前胸而入后背而出。宝剑一拔，鲜血前后喷出半丈多远，围观起哄的人顿时鸦雀无声，纷纷后退。

“你、你……”剩下的四个并州兵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你们不是想知道他们是谁吗？”曹操指着鲍家兄弟对那四人道，“那我告诉你们，他们是奉大将军之命自泰山郡带兵而来的骑都尉，是二千石的高官，比你们上司那个张辽大得多！刚才你们那个兵长大言不惭，一口一个‘老子’，在朝廷重臣面前挺腰子，我就替你们大人解决这个以下犯上出口不逊的东西。你们哪个不服，也不妨来试试我这把剑！”四个兵面面相觑已有惧色，脚下不住倒退，兀自嘴硬道：“你要是有种……留、留下个名字，我们回去禀告我家大人。”

“行啊！听好了，我乃典军校尉曹操，千万记住了！我手下也有千余弟兄，不服咱就比划比划，滚！”眼见这四个人抬起尸首狼狈而去，曹操暂时松了口气，这才下马与鲍家兄弟说话。鲍信揉揉下巴，吐了口血唾沫：“他妈的！出门没看日头，哪里来的几条疯狗……孟德，我们才离京俩月，这边就沸反盈天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将军呢？”

曹操一阵叹息，便把这些日子发生的变故诉说一番。鲍信甚感惊



愕，原来他奉了何进的手札，在泰山募集军兵假造声势，后因何进久不决断，他们兄弟便带着千余部下日夜兼程赶来。行至都亭驿见旌旗大变，不明就里，便安排四弟鲍忠暂屯兵马，鲍信与鲍韬两人入城往大将军府探听消息，入东门遇并州斥候盘查，他们见服色不正非是官军便拳脚闯过，五个兵丁紧追不舍，才惹出这一场风波。

三人正诉说间，又听马挂銮铃悦耳，袁绍手持白旄，带着十余骑巡街而来。这一早晨他可是忙得四脚朝天，洛阳城里到处人心惶惶，凉州兵打家劫舍欺压百姓，袁绍尚有持节之贵，高举白旄四处弹压，无奈这些西凉野人根本不把天子之节放在眼中，往往要靠部下兵戎威逼才可那些作乱之兵赶散。

曹操总算寻到一个“亲人”了，赶忙拉住袁绍的辔头：“本初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咱们得赶紧集结各部兵马，把这些野人赶出去。冯芳、赵融、夏牟呢？快把大家召集起来。”袁绍脸色惨白，眼神有些发愣，未曾说话先是一阵摇头：“你还不知道吧，夏牟死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？怎么死的？”

“昨晚吴匡带着大将军那帮侍卫跑去找夏牟要军帐，夏牟不给，那帮粗人就在大帐里一阵乱刀把他杀了。夏牟的兵一大半都散了，剩下的被吴匡带着投靠董卓了。”袁绍停顿了一会儿又道，“刚才张璋和董卓的弟弟董旻也带了一帮人赖在赵融大帐里，指手画脚要吃要喝的。毕竟都是大将军的部下，赵融又不好和他们翻脸，现在恐怕还拖着呢。还有，我的营司马刘子瓚被凉州部抢了粮食……”

曹操听着听着，觉得自脊背升起一阵寒意：董卓这是在有步骤地削弱西园军啊！他这是何等用心？自己的处境又是何等凶险呢……想至此他即刻翻身上马：“不行！我得赶紧去我的典军营，这时候要是失了兵权，那就真的任人宰割了。”

“妈的！我就不信这个邪！”鲍信破口大骂，“他董卓肯定是心怀异志，若不除掉必生大患。趁着他刚到洛阳人马疲惫，咱们速速动手，先下手为强。我现在就回去调兵，你们各带亲信兵马一起干，咱跟这帮野人拼了！”

袁绍阻拦道：“万万不可，北军与西园军流散，今早又来了一批凉州军，现在咱们的人恐怕已经没他们多了。董卓、丁原的兵都是身经百

战的凶残之徒，我料现在翻脸，咱们必定不是对手啊！”

“呸！”鲍信一阵光火，冷笑道：“袁本初啊袁本初，你现在知道不是对手了，俩月前你怎么就料不到呢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招兵入京恐吓宦官，你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呢？”

袁绍一阵惭愧，可严重的过失摆在眼前，他还有什么可分辩的，叹息道：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，世事难料啊……”

曹操顾不得责备袁绍，他搞不明白的是，董卓明明只带了三千人来，怎么一夜之间又有后续部队进驻呢？虽然洛阳城乱了，但是三辅之地尚有探报，凉州后续部队怎么会毫无征兆从天而降呢？他一愣之间，却见鲍信一把抓住袁绍的衣带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没有补给？他妈的！我的队伍都是新招募的，要是没有粮草，不出三天准要哗变啊！”

“你听我说，先放开我……”袁绍挣扎着，“官军的补给都被凉州部抢了，我到哪儿给你找一千人的口粮去？”鲍信眼睛都快瞪出血来了，手腕一使劲，竟一把将袁绍扯翻在地。那些司隶从骑见状各拉刀枪就要动手，袁绍抬手阻拦道：“是我该打！你们不要为难鲍家兄弟。”

“袁本初啊袁本初，你好自为之吧！”鲍信听他这样说便有些动容，松开手叹道：“唉……我现在领兵往济北一带准备粮草，还要再多招些兵马，回来再跟董卓、丁原玩命！你们要是能各自保住兵权与我里应外合那是最好，要是保不住，趁早逃出洛阳四处募兵，到时候咱们一同来讨贼！若老天佑我大汉，此事或许还可挽回……”说罢转身便去，行了几步又扭头对曹操道，“孟德，身处险地，你也要多保重啊！”

“你放宽心吧，若是兵权不保，我自有脱身之计。”曹操捋了捋刚蓄起的胡须，“讨贼之事只恐泄露，快领兵走吧。还有，你刚才与并州兵大打一场，莫要再出东门了。”

“哼！大丈夫直来直往，从东门进来的就要从东门出去，区区几个小卒又能奈我何？走！”鲍信生性刚强，今天又在气头上，哪管危险不危险，领着鲍韬便奔来时的路闯去了。

“这个鲍老二啊，真拿他没办法。”曹操哭笑不得，扭头又见袁绍磕伤了膝盖，好半天才慢吞吞爬起。他心里也怪袁绍，但情知他一片好心反办了坏事，如今又落得这样狼狈，不禁起了同情之心：“本初，你没事吧！”袁绍忍着痛，兀自坚持道：“无碍的……你别管我了，快

快回营弹压军兵，最好是紧闭营门千万别出来了……”说着话他便要爬上马，却因为膝盖疼痛，又从马背上栽了下去。因为一番争执，四下里早又围上一群凉州兵，他们见这位衣冠楚楚的大官两次坠马，不禁哄然大笑。袁绍气愤不已，从地上捡起白旄，挥舞着喝道：“你们都给我散去，我有天子之节，再不散去我下令将你们全部处死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凉州兵站立不动继续嘲笑他，在这些武夫眼中，那天子之节不过是根拴着一串毛绒的棍子，哪里比得上他们肋下的钢刀！袁绍越发气恼：“你们再不散开，我就……我就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袁绍也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，仅凭身边这十几个部下，根本奈何不了这么多乱军。

“别笑了！”曹操一瞪眼，又把青釭剑拔了出来，“你们没看到刚才那个并州兵的下场吗？快他妈给我滚回营寨！”众军兵一阵凛然，方才眼见他捅死一人，又揣测起他跟上司有什么交情，三三两两渐渐散开了。曹操将宝剑还鞘，不禁怅然道：“本初兄，符节印绶管天下的日子算是到头了，从今以后恐怕要靠手里的刀剑说话了……”

袁绍看着手中的白旄，木讷良久才由亲随扶着上了马。

“你受伤了，我保护你回府吧。”

“大可不必，你速往营中理事要紧。”

曹操一阵苦笑：“夏牟、赵融两处都乱了，我那里还不知成什么样子了呢！我送你回府，也好顺便回家带上一干心腹家兵再去。若是情势不妙，也好有人保着我夺路而逃。”

袁绍低垂二目：“我看咱们还有一线希望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丁原与董卓不是一条心，凉州兵在城内，并州兵在城外，两伙兵马也不时喝骂冲突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设法促成二部火并，咱们坐收渔人之利。”

曹操苦笑道：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……”

想至此，二人皆觉希望渺茫，便低头不语各自催马。黑压压的乌云就在头顶，以后的祸福谁也无法预料，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即便可以应时而动，皇帝和太后的安危又当如何确保呢？眼见走到了袁府门口，猛然听得有人大呼袁绍的名字。

诸人闪目观瞧都是一愣——来者是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。

“本初！是本初贤弟吗？”那乞丐赤足奔来，没等至近前就被从人横刀拦住了。袁绍颇感惊讶，仔细打量那叫花子良久，支支吾吾道：

“你是、是张……张景明？”那人听袁绍叫出自己名姓，立时如释重负伏倒在地，顷刻间又痛哭不已。袁绍赶忙下马，一瘸一拐过去搀扶，奇道：“景明兄，你怎么了？为何落到这步田地呀？”

曹操一听到张景明三字，也吃惊匪浅。他虽未见过此人，但也知道这张景明大名唤作张导，乃河北名士，也是袁氏门生，素以能言善辩著称。数年前他被袁绍的姐夫蜀郡太守高躬聘为从事，随着高躬一同往益州赴任去了。可今天怎会突然出现在洛阳，还沦为乞丐呢？

“本初贤弟，”张导泪流满面，“高郡将死了！”

“姐夫死了……”袁绍顾不得他一身污垢，紧紧抓住他的手，“究竟怎么回事？”

“全是那人面兽心的刘焉作的孽！他领了益州牧的官职，带着一帮乌合之众入主益州，把治所移到绵竹，大肆招揽那些黄巾余党和地方匪徒。跟着他去的赵贇、董扶、孟佗等人都擅自占据要职，还勾结汉中的五斗米道徒，屠杀异己。蜀中王权、李咸等名士都被他们杀了。高郡将蜀中太守的职位竟被他们随意罢免，大人连气带病活活叫他们挤对死了。”张导咬牙切齿，“如今益州已然是他刘焉一人的天下，从上到下大权独揽，他是明目张胆地造反啊！”

曹操听得阵阵惊心，万没想到那个道貌岸然的宗室贤良，竟包藏如此大的祸心。可如今眼前之危尚不可解，谁还顾得上益州之事呢？

只见张导抹抹眼泪，又道：“我顾及山高路远，就将大人在蜀地安葬了，可惜令姊已丧多年坟在河北。他们夫妻在地下不得团聚，请恕愚兄之罪。”

“事到临头哪里还顾得了这么多。”袁绍凄然道，“我等兄弟谢你才是。”

“我又恐怕刘焉部下横行，祸及小主人，便带着阖府家丁护送小主人来投奔您。谁想行至三辅之地，又遭凉州兵劫掠，东西被抢，家人都被他们杀了……”

袁绍一阵跺脚：“什么？我那外甥呢？”

“愚兄拼着性命把小主人救出来了。我二人受尽千辛万苦，总算是活着爬到洛阳了……”张导伸手指向路旁，原来那里还蹲着一个衣衫破烂的孩子，看样子有十多岁，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似乎充满了恐惧。

“幹儿！过来呀，我是你舅舅啊！幹儿！”袁绍伸手招呼他。

那高幹毕竟还是孩子，分别多年也不记得舅舅了，又经过这些天的遭遇，早就吓呆了，好半天才明白过来，扎到袁绍怀里就哭。

“我苦命的孩儿，从小死了娘，现在又没了爹，以后舅舅疼你。”三个人顿时哭作一团。

曹操也颇感惨然：昔日曾有人预言，刘焉表里不一，只要身入益州，蜀中不再为大汉之地，现在果然一语成谶了。可怜那张导带着高幹千里迢迢前来投亲，才出虎穴又入狼窝，洛阳又比益州强多少呢？

思虑至此，曹操不敢再怠慢，也不打扰他们舅甥相认，兀自打马回府做准备。他一进家门便吩咐楼异点三十名精悍家丁，备好佩刀棍棒到院中等候。想要奔后宅嘱咐卞氏几句话，一转过客堂却与人撞了个满怀，抬头一看——是身居黄门侍郎的族弟曹纯。

“你怎么没进宫护驾呢？”

曹纯苦笑一声：“护驾？哼！哪里还轮得到我呀？董卓早派心腹接防了宫中守备，任命李儒为郎中令，带着一帮死士将皇上、太后、陈留王都软禁起来了。”

曹操听此言越发感到不详：“现在宫里还有咱们的人吗？”

“我的哥哥哟，事到如今还有什么‘咱们’‘他们’的？全都各自保命啦！袁术都被赶出皇宫了，现在带着他那点儿虎贲士（护卫王宫、君主的士兵）躲到冯芳大营去了。”

“皇上怎么办？”

“我出来的时候，袁隗、马日磾正领着一干大臣跟董卓的主簿田仪据理力争呢！我看他们也是白耽误工夫。”曹纯连连摇头，“完了，董卓八成是要学王莽，准备当皇帝啦。”

“你别瞎说，”曹操不赞成他的猜测，“董卓好歹也是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，岂会甘冒天下之大险？皇帝岂是说当就当的，他哪一点儿比得了昔日的王莽？”

“那你说他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曹操踱了几步，“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一会儿我带几个人到营里去，恐怕事态大定之前不能再回家了。既然你不去供职了，这府里的事可全托付与你了，千万要谨慎！”

“放心吧！”曹纯还有心思开玩笑，“有小弟在此坐纛，任他千军万马，拼了性命也要保护好嫂子与侄儿。”

见他嬉皮笑脸举重若轻，曹操倒觉得颇为安心，想要再进去与卞氏夫人说两句话，却见楼异从院外大呼小叫地跑来：“大人！外面来了一群兵，还有个军官，请您出去相见啊！”曹操眼前一黑，情知不好，恐怕是董卓要对自己下手了，强自镇定，问道：“董卓差来多少兵？”

楼异呵呵一笑，说道：“不是凉州兵，看服色是并州部的人马，总共十几个人，说话倒是挺客气的。”

“哦？”曹操顿感诧异，心道：“莫非是因为我杀死并州士卒一事前来寻仇的？即便如此也不可不防！”略一思索，他吩咐楼异道：“叫那三十名家丁门外列队，我亲自出去迎接。”他计议已定，忙脱去衣冠更换盔甲。

随着三十名精悍家丁两旁列开，曹操步履沉稳出了府门，但见有十几个身披皮铠的并州士卒，当中还有个相貌堂堂的军官。

此人看样子似乎不到二十岁，身高却有八尺开外，膀阔腰圆铠甲鲜明，一张黄焦焦的面目，大宽脑门，鼻直口正，下巴像个铲子般往外撇着，凸显出那副毛茸茸的胡须，最惹人瞩目的是他生着一双细长的凤眼，给这个武夫的凶恶长相添了几分与众不同的气质。曹操不敢怠慢，降阶相迎，拱手道：“这位大人寻我何事？快里边请吧！”

“不敢不敢！”那军官摆手道，“在下官职卑微，不敢污了大人的贵地。”

“皆是行伍，又何谈贵贱？若当曹某人是兄弟，便往里请！”曹操深知这些武夫的习气，越是称兄道弟不见外，他们便越高兴，也就真拿你当个兄弟。果不其然，那军官作揖笑道：“在下实在是公事繁忙不敢叨扰，就站在这里与您说两句话吧。”

“敢问军爷怎么称呼？”

“在下并州从事张辽。”

曹操一愣，原来今天所杀之人就是他的斥候，看来此人真是来寻

自己晦气的。情知此事尴尬，自己也确实有些孟浪，忙拱手道：“张老弟，今天的事情……”

“大人无需多言了。”张辽打断他的话，回头朝身后一个兵丁使个眼色，只见那兵丁自马上摘下个大包袱，用力一抖，霎时间红光迸现，滚出四颗血淋淋的人头来！曹操连同身边的三十个家丁全都惊呆了。

“哈哈……大人不必见怪。”张辽却掐着腰朗朗笑道，“我张某人虽是鲁莽之辈，但也知军令如山的道理！今天我差手下五个人盘查东门，不过是怕有匪类趁乱混进洛阳。不想他们吃了熊心豹子胆，竟敢追到洛阳大街上当众打人，而且还冒犯了您和两位上差大人。您杀得好啊，敢犯军令之人理当诛杀！您宰了一个，剩下的四个我也给您送来了，就此向大人请罪。”说着话，那张辽竟一躬到地。

这倒把曹操弄得措手不及了，赶忙探臂膀去扶，哪知用力搬了他三下，却见他身子躬着纹丝不动，方悟此人力气甚大，故意在自己面前显露本事。张辽见震住了曹操，才直起身来道：“大人宽宏大量果真名不虚传，卑职还有公务在身，就此别过。”

“军爷慢走。”

“不敢劳烦大人相送。”张辽翻身上马，回头又道，“大人，在下还有一句话要说，今日之事是大人您勉强占住一个理字，可是日后大人若无故再伤我并州部下，那恐怕在下就不能似今日这般礼数周全了。”说着他疾速自部下手中夺过一杆长矛，调转矛尖用力往地上一戳，竟将一尺多长的矛头生生插进了地下！曹操又一阵愕然。

“再会了，大人。兵荒马乱多加珍重……”张辽微然一笑，带着部下扬长而去。楼异跟随曹操几番出生入死，自负膂力过人，眼见这矛挡在了大门口，使尽吃奶的力气，连拔了四五次，才将它拔出来，累得吁吁直喘。

“此真乃壮士也！”曹操望着张辽远去的背影不住地赞叹。突然觉得这并州军中也有一等一的英雄好汉，若是能收服这类人物，何尝不能为朝廷出力？可是回过身来，又见地上赫然摆着那四颗狰狞的人头！残酷的现实依旧还在眼前。曹操不敢再多想什么，赶忙上了马，带领这武装好的三十名家丁火速赶奔自己的大营。

在这个时候，兵权就是命根子，丢了兵权就等于丢了一切！



## 曹操赴宴

由于皇帝刘辩和太后何氏被软禁，士人的一切反抗都变得束手束脚。而与之相反，凉州军倒是可以放手行事了。洛阳的南北军、西园军在短短一个月间被瓜分得四分五裂，何进的部下或被杀死、或被收买、或被威逼，大半都投靠了董卓，余者则人人自危。

而就在曹操、冯芳等人各守营寨以求自保之际，董卓又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丁原的主簿吕布，利用吕布将丁原刺杀。至此，并州军的吕布、张辽等部也归附了董卓。不久之后，他借着连月不雨为名，上疏罢了司空刘弘，自己取而代之。既有三公之贵，又有兵权在握，河南之地再无他人可与董卓抗衡了。

不管朝廷的局势如何，曹操等苟存下来的校尉总算是暂时松口气，可以安安稳稳回家高卧了。并州吕布的反水，使得董卓占据了京师兵力的绝对优势，加之皇帝攥在他手心里，名正言顺，只要弹出一个小指头，顷刻间就可以把曹操等人那点儿兵打散。既然构不成威胁，董卓便对他们不作计较了。

一切似乎都已经风平浪静，但与从前不同的是，朝会之日看不到皇帝和太后升殿，也没有宦官或外戚理政，只有董卓在御阶下耀武扬威独断专横。

这厮虽然粗疏鲁莽，背后却有心腹田仪为之出谋划策，倒也提拔了一些曾被宦官打击的名士出来装点门面。久已逃官在家的蔡邕，不堪董卓差人的烦扰威逼，被迫入朝为官，当天即拜为侍御史，次日迁为尚书，转天又升任侍中。三日之间，周历三台，自白丁跃为二千石高官，可谓亘古未有之官场奇闻！除他之外，地方清流周喆、伍孚、韩馥、张邈、孔伈、张咨等人也均辟为属官。董卓甚至还有更高远的计划，请隐居民间的大贤郑玄、荀爽也来为他装点门面。

既然现状无法改变，群臣只好任由他这番折腾，好在国之政务并未荒废太多，仍有太傅袁隗、司徒丁宫等人打理民事，局面勉强还算过得去。却只苦了洛阳周匝的百姓，动不动就要被并凉兵士欺侮掠夺，司隶



校尉袁绍、河南尹王允形同虚设，根本管不了这些粗野武夫。

朝堂上相安无事的日子过了两个多月，董卓似乎再无削割兵权之意，连曹操都觉得这样的日子已经习惯了。心中唯一所虑便是鲍信往济北募兵之事，即便得以举兵，若是董卓借天子之名义下令“平叛”，到时候会是怎样的结局呢？皇帝即天下之权威，对于这一点曹操的体会算是越来越深了。

这天傍晚，曹操尚未用饭，正在家中闲坐，董卓突然派人邀请赴宴。他的心又不由自主地忐忑起来，明知酒无好酒宴无好宴，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，凶悍的凉州兵就挎着刀在外面等着，敢说一个不字，霎时间家破人亡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更换礼服穿戴整齐，临走前到卞氏房中将儿子曹丕抱了又抱，真恐此一去就再也没命回来。

卞氏瞧他如此模样颇为担忧，却强自笑道：“你放心去吧，大不了我一个人把咱丕儿拉扯大，以后叫他给你报仇。”

“唉！有此贤妻何愁丈夫不赴鸿门之宴？”

说笑归说笑，待曹操出了门，眼见不少西凉武士持刀而立，头皮还是一阵阵发麻，连登车都感觉踩棉花一样。

董卓虽名为司空，但并不在洛阳东南的司空府居住理事，却把宅邸安在城东的永和里，仅仅一街之隔就是软禁皇帝、太后的永安宫外墙，其用心昭然可见。有兵有权一切事情都好办，他将永和里一带的达官贵人全部赶走，硬是将好几套宅院打通，修成一座庞大院落，四围日夜有西凉军护卫，十步一岗五步一哨，院里还屯驻着不少心腹死士。

这样的严密布置，莫说大权在握，即便是洛阳城陷落，单这座宅院也够他死守一阵的了。

皆在城东之地，自曹府到董府不过是短短一段路程，曹操甚感紧迫。他冥思苦想，几乎将这两个多月来自己做过的所有事都回忆了一遍，反复确认有没有得罪董卓，最终也未寻出一个答案。莫非真是鲍信兄弟之事走漏风声了？

不久即到永和里，曹操生怕因怠慢而招惹祸端，离着老远就匆忙下车，低头步行假作恭敬之态。没走几步，又见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衣冠齐整，正笑容可掬地立在大门前。

董旻其人并不似其兄长那般粗鲁凶悍，但其笑里藏刀的为人却更令人